

外国最新
短篇小说选
2008-2009

xIAO
SHUO
小说
山庄
SHAN
ZHUANG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小说 山庄

外国最新短篇小说选
2008-2009

周晓莘 选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说山庄:外国最新短篇小说选.2008~2009/(法)勒克莱齐奥等著;陈众议等译;周晓苹选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ISBN 978-7-02-007891-2

I. 小… II. ①勒…②陈…③周…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世界-现代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21751号

责任编辑:全保民

责任校对:常虹

责任印制:李博

小说山庄

周晓苹 选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92千字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11.75 插页3

2010年8月北京第1版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 978-7-02-007891-2 定价:23.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文学的阅读

——《小说山庄》序

余 华

应人民文学出版社邀请,我来为这部出色的小说集作序。

我不知道如何来谈论《小说山庄》带给我的阅读感受,这样的感受就像是在热烈的阳光里分辨着里面不同的颜色。这里的作者遍及世界各地,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他们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和不同的语言文化,有着不同的肤色和不同的年龄,还有不同的嗜好和不同的习惯。太多的不同使他们无法聚集到一起,可是文学做到了,他们聚集到了这部书中,就像不同的颜色被光的道路带到了阳光里。

· 阅读《小说山庄》有时候仿佛是在阅读一幅世界地图,然而我们读到的并不是一张平面的纸,在那些短小的篇幅里,在那些巧妙的构思里,在意外的情节和可信的细节的交叉里,在一个个时而让人感动时而让人微笑的故事里,我们读到了什么?我觉得自己读到了一段段的历史,读到了色彩斑斓的风俗,读到了风格迥异的景色,当然这是人的历史,人的风俗和人的景色,因为在我们读到的一切里,我们都读到了情感的波动。我想这就是文学,文学中的情感就像河床里流动和起伏的水,使历史、风俗和景色变得可以触摸和可以生长。所以这部书并不是一幅关于国家和城市的地图,也不是关于航线和铁路的地图,这一幅地图是由某一个村庄、某一个街道、某一幢房屋、某一片草地和某一个山坡绘成的,或者说它是由某一个微笑、某一颗泪珠、某一个脚步、某一个

眼神和某一个转瞬即逝的念头堆积起来的。它是由生活的细节和想象的细节来构成的,如同一滴一滴的水最终汇成了无边无际的大海一样。

世界上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也没有一个人生是可以替代的。每一个人都在经历着只属于自己的生活,世界的丰富多彩和个人空间的狭窄使阅读浮现在了我们的眼前,阅读打开了我们个人的空间,让我们意识到天空的宽广和大地的辽阔,让我们的人生道路由单数变成了复数。文学的阅读更是如此,别人的故事可以丰富自己的生活。阅读这部书就是这样的感受,在这些各不相同的故事里,在这些不断变化的体验里,我们感到自己的生活得到了补充,我们的想象在逐渐膨胀。更有意思的是,这些与自己毫无关系的故事会不断地唤醒自己的记忆,让那些早已遗忘的往事和体验重新回到自己的身边,并且焕然一新。阅读一部书可以不断勾起自己沉睡中的记忆和感受,我相信这样的阅读会有益于自己的身心健康。

第一辑

- 我只是来打个电话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著
韩水军译 (3)
- 体弱多病的妻子 [美国]约·厄普代克著
杨振同译 (17)
- 二十年 [英国]多丽丝·莱辛著
叶丽贤译 (26)
- 献给伊萨克·巴别尔的敬意 [英国]多丽丝·莱辛著
叶丽贤译 (33)
- 您好 [俄罗斯]维·托卡列娃著
刘玉颖 王志耕译 (38)
- 失眠的人 [以色列]吉娜·鲁宾娜著
孔霞蔚译 (49)
- 天堂是一辆公共汽车 [西班牙]胡安·何塞·米利亚斯著
胡真才译 (53)
- 茅膏菜 [法国]莫妮克·卡斯泰涅德著
徐家顺译 (55)
- 外国人 [智利]罗德里戈·基哈达著
朱景东译 (59)
- 两个吻之间 [捷克]恰佩克兄弟著
杜常婧译 (68)
- 父亲和母亲 [俄罗斯]柳德米拉·彼得鲁舍夫斯卡娅著
陈方译 (73)
- 和奥加利娅在一起的夜晚 [玻利维亚]雷·奥罗佩萨著
朱景冬译 (77)
- 母子情 [玻利维亚]维吉尼亚·埃斯滕索罗著
朱景东译 (81)

- 人世 [美国] 萨姆·谢波德著
李晋译 (86)
- 第二辑**
- 月如鼓 [乌拉圭] 胡安·卡洛斯·奥内蒂著
陈众议译 (105)
- 记忆 [罗马尼亚] 克莱丽雅·伊伏里姆著
高兴译 (108)
- 胆小鬼 [西班牙] 法比安·塞维亚著
赵英译 (111)
- 老情人 [秘鲁] 拉法埃尔·瓦尔卡塞尔著
赵英译 (114)
- 令人困惑的事 [英国] 哈罗德·品特著
程巍译 (117)
- 地狱 [西班牙] 胡安·何塞·米利亚斯著
胡真才译 (119)
- 牙刷 [西班牙] 胡安·何塞·米利亚斯著
胡真才译 (121)
- 神圣的事业 [西班牙] 胡安·何塞·米利亚斯著
胡真才译 (123)
- 第一盏灯光 [德国] 卡斯滕·布林曾著
安娅译 (125)
- 家系图 [日本] 齐藤想著
韩瑞文译 (128)
- 选择人生 [日本] 内藤真弓著
韩瑞文译 (131)
- 布鲁斯舞曲的泰罗纳公园 [哥伦比亚] 罗·鲁·巴尔加斯著

尹承东译 (133)

第三辑

- 如此故事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著
韩水军译 (137)
- 搜查 [以色列]阿摩司·奥兹著
钟志清译 (141)
- 卧铺车厢 [英国]安妮·多诺万著
翟华译 (148)
- 黑眼睛 [罗马尼亚]勒兹万·彼得雷斯库著
高兴译 (158)
- 污点 [委内瑞拉]瓦·特·卡斯迪约著
赵德明译 (162)
- 鸽子笼 [日本]高桥揆一郎著
陈喜儒译 (169)
- 旗 [日本]宫本辉著
陈喜儒译 (181)
- 校长和小比利·克拉夫 [英国]约翰·沃丁顿-费德尔著
匡咏梅译 (192)
- 同学(小说三则) [俄罗斯]列昂尼德·科斯久科夫著
苏玲译 (195)
- 熊眼中的世界 [美国]杨·墨菲著
邹海仑译 (210)
- 探井 [韩国]申京淑著
徐丽红译 (216)
- 中欧之最贵 [捷克]奥达·巴维尔著
杜常婧译 (226)

- 明亮的深渊 [捷克]恰佩克兄弟著
杜常婧译 (234)
- 任卡·卡布卢科夫的故事 [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库宁著
万海松译 (243)
- 在海上 [韩国]金仁淑著
徐丽红译 (255)
- 第四辑**
- 我觉得船儿驶向小岛 [法国]让-玛·居·勒克莱齐奥著
余宁译 (271)
- 花儿,电话,姑娘 [巴西]卡·德·德·安德拉德著
朱景东译 (284)
- 外星入侵 [美国]斯蒂芬·米尔豪瑟著
匡咏梅译 (291)
- 怎么就成了个老外 [英国]彼得·胡·戴维斯著
匡咏梅译 (295)
- 梦非梦 [西班牙]索莱达·普埃托拉斯著
尹承东译 (305)
- 手表的故事 [俄罗斯]柳德米拉·彼得鲁舍夫斯卡娅著
陈方译 (315)
- 父亲 [俄罗斯]柳德米拉·彼得鲁舍夫斯卡娅著
万海松译 (322)
- 威灵市 [美国]安·贝蒂著
李晋译 (329)
- 梦醒时分 [以色列]约塔姆·鲁文尼著
李一飞译 (337)
- 飞翔的女人 [俄罗斯]莉季娅·瑟乔娃著

	万海松译 (342)
裸浴场上的交响音乐会	[罗马尼亚]哥德林·米胡列亚克著 张志鹏译 (349)
希望就是最近失去的东西	[委内瑞拉]苏姗娜·苏斯曼著 赵德明译 (354)
蛇	[美国]威廉·萨洛扬著 张索时译 (360)

第一辑



我只是来打个电话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著 韩水军译

一个绵绵春雨的下午,玛丽娅独自驾驶一辆租来的汽车去巴塞罗纳,路过莫内格罗斯荒野时出了故障。她是墨西哥人,漂亮而又严肃,早些年在几家艺术团体当演员,很有些名气。她已经跟一个文化沙龙的先锋派艺人结了婚,那天她正是在拜访了莎拉哥萨的亲戚后将去和他相聚。她站在路旁,朝风雨中驶过的汽车和货车打了一个小时的求援手势后,一辆客车总算停下来,司机很同情她,告诉她没多远了。

“没关系,”玛丽娅说,“我只需要一部电话。”

是的,她只需要一个电话,好通知丈夫夜里七点前她不能到达。她像一只落汤鸡,穿的学生外套和沙滩鞋都湿透了,这是四月份,她被这倒霉的故障搞得头晕脑涨,以至于走时连车钥匙也忘记拔下来。坐在司机旁的女人外表像军人,但很和蔼可亲,递给她一条毛巾和一条毛毯,在自己旁边给她让出一个位置。玛丽娅擦干了袜子,坐下来裹上毛毯,想点上一支烟,可火柴全都湿了。邻座的女人给了她火,又要了她一支烟——干的烟仅剩几支了。她们吸着烟,玛丽娅打开了话匣子,她的声音很大,比雨声和汽车发动机声都大。女人把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打断了她。



是的,她只需要一个电话……

“她们都睡了，”她小声说。

玛丽娅从她肩上望过去，看到车里坐满年纪不同条件各异的女人，一个个都裹着和她一样的毛毯睡着了。受她们的感染，玛丽娅蜷缩在座位上，听不到淅沥沥的雨水声，沉沉地睡着了。当她醒来时已是夜里，这辆湿漉漉的车早已到达一处冰冷的地方。她完全不知道自己睡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这是何处。邻座的女人已站了起来。

“我们这是在哪儿？”玛丽娅问她。

“我们到地方了。”她回答玛丽娅。

汽车进入一座高大阴暗的石墙楼房院内。这处建筑物像一座古老的修道院，坐落在一片树林中。女乘客们在院内一盏探照灯的照射下一动不动，军人模样的女人像在新兵营似的发出一些命令，让她们下车。在昏暗的院子里，仿佛梦游者一样游动着几个体魄高大的女看守。玛丽娅是最后一个下的车，她以为那些人是修女——至少此刻她还是这么想的。她看见她们在车门口接这些女人，往她们头上蒙毛毯，以防淋湿头发；她们拉扯着她们排成一排，也不对她们说话，只是用手掌有节奏地拍拍她们。玛丽娅告别邻座女人时想把毛毯还给她，可她却让玛丽娅裹着头穿过院子，将它交给看门的。

“这儿有电话吗？”玛丽娅问她。

“当然有。”女人说着，指着院里。

她又向玛丽娅要一支烟，玛丽娅索性把湿烟盒连烟全都给了她，并对她说：“在路上就干了。”女人在车踏板上对她做了个告别的手势，几乎是喊着说：“祝你好运。”汽车开动了，没再给她说更多话的时间。

玛丽娅开始朝楼门口跑去。一个看守用一只手拦住她，又加上一句：“我说你给我站住！”玛丽娅从毛毯下面看着他，她看到的是一双冰冷的眼睛和一个不可违背的手势——指向那个队列。她服从了。到了楼门口，她脱离队列，去问看门人哪儿有电话。

一个保安员在她背上拍了拍，让她回到队列里去，同时用甜甜的方式对她说：

“到这儿来，美女，这儿有电话。”

玛丽娅跟着那些女人走进一条阴暗的走廊，最后进了一间集体寝室。女看守们拿了卧具开始分配床位。一位与众不同的看守，在玛丽娅看来，她更人道、级别更高，顺着队列看着名册核对这些新来者缝在胸前的名牌。当走到玛丽娅对面时，她惊奇地发现啥也对不上。

“我只是来打个电话。”玛丽娅对她说。

她急忙向女看守解释，她的车在路上出了故障，丈夫是节日活动的魔术师，正在巴塞罗那等着她，为了参加直到半夜的三场演出，她想通知他自己无法按时陪他去了。他们约的是七点，她担心由于自己迟到丈夫会放弃所有的演出。看守仿佛注意听了她的讲述。

“你叫什么名字？”看守问她。

玛丽娅叹了口气，告诉她自己的名字，可她反复查看了几次名册都没找到。她转身问另一个女看守是怎么回事，那位看守耸耸肩膀什么也没说。

“我只是来打个电话。”玛丽娅说。

“可以，亲爱的，”女上司对她说，以过于夸张的热情把她带到她的床前，“如果你乖乖的，你就可以想给谁打电话就给谁打。但现在不可以，明天。”

这时玛丽娅脑袋里才想到点什么，明白了为什么客车里那些女人一个个像在鱼缸底部慢慢游动的鱼。实际上她们都是被打了镇静剂，而林阴中的这座楼房，厚厚的院墙和冰冷的楼梯，正是一家精神病医院。她害怕了，跑着逃出寝室，可没等她跑到门口，一个身材高大穿着工装裤的女看守一把抓住了她，把她按在地上。玛丽娅吓得脸色苍白，看着她说：

“为了上帝的爱，我以我死去的母亲发誓，我只是来打个

电话。”

在那个由于力气超常而被称为女大力士的看守面前，她只能是用苦苦哀求的目光看着她。她长着一双死人似的三角眼和两条北极熊一样的臂膀，她受过杀人技艺训练，负责处理最困难的情况。她先是像刚刚解决了一场事故，然后却满不在乎。但她受到了责备，并被告知下次再这样对病人会受到审查的。通常的说法是，这只脱离大户人家的小绵羊可能是在西班牙某精神病医院有过一次事故。

为了让玛丽娅第一个夜晚睡好觉，她们不得不给她打了一针镇静剂。天亮前，烟瘾使她醒过来，她的手腕和脚腕被捆在床框上。没人理睬她的喊叫声。那天上午，当她丈夫在巴塞罗那所有她可能住宿的地方都找不见她的踪影时，她却在这里被送到门诊部急救，因为她们发现她由于痛苦而失去了知觉。

她苏醒过来时，不知已过了多长时间。但是此时此刻，世界却充满了爱。她床对面站着一位身材高大的老人，他扶着一辆代步车，面带谦和的微笑，是他用两记实在的巴掌使她回到了活着的幸福中。他是这家精神病院的院长。

玛丽娅什么也没说，连句招呼也没打，只是向他要了一支烟。院长点了一支烟给她，而且把几乎满盒的烟也给了她。她抑制不住哭泣起来。

“现在你想哭就尽情哭吧，”医生声音镇静地对她说，“眼泪比什么药都好。”

玛丽娅毫无羞耻地放声大哭，在多次令人厌倦的爱情里，在她的情人们面前，她都从未这样哭过。医生一边听她哭，一边用手指梳弄她的头发，还摆弄好她的枕头，为了让她更好地呼吸，用他的智慧和她睡梦中都没有过的甜蜜，引导她进入那令人惶惑的迷宫。真是奇怪，她有生以来头一次被一个男人理解，这个男人专心地听她哭泣，而并不奢望同她上床。过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她才倍感轻松，求他允许自己给丈夫打个电话。

院长以权威的口气对她说：“现在还不可以，女王。”同时用她从未感受过的细软的手在她脸颊上捏了捏，“一切都会办理好的。”他在门口给她做了一个祝福的手势，对她说了句：“相信我。”便永远消失了。

同一天下午，玛丽娅被编入序列号，注明她特殊的神秘来历和身份不明的疑问。边注位置是院长签的字迹像拳头一样大的评语：情绪不定型。

正如玛丽娅事先想到的，她丈夫迟了半小时离开他们在欧尔塔小区的公寓，为了赶那三场演出。这是她两年来头一次没有按时赴约，他以为是周末这场横扫全省的春雨耽搁了她。离家前，他在门上给她留了一张附有夜间导向图的纸条。

第一场演出，观众都是化装成袋鼠的孩子，他放弃了变活鱼的戏法，因为没有她的帮助他没法演。第二场演出是在一位九十三岁的老太太家，老太太坐在轮椅上，三十年来，她每年要看一次魔术，但要求是不同魔术师的表演。由于玛丽娅迟迟不到，他是非常沮丧，以至于无法在那么简单的表演中集中精力。第三场演出是在夜夜都有的拉斯·拉姆布拉斯咖啡剧场。在那里，他为一伙法国游客表演令他们难以置信的窒息动作，因为他们不相信魔术。他每次表演完后都打电话回家，希望玛丽娅能接电话。最后一次，他已经无法压制内心的不安，感觉到肯定发生了什么不祥的事情。

坐公交车回家的路上，他从格拉西亚大道两旁的棕榈树上看到美好的春光，于是联想到，这么美好的城市怎么可能没有玛丽娅。当他看到留的纸条还贴在门上时，他最后的希望破灭了。他是那么的沮丧，以至于忘记了给猫喂食。

写到这里我才想起，在这篇讲述中忘记告诉你们，我实际上从来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因为在巴塞罗那我们只知道他的专业称呼：沉默的魔术师。他是个性格怪癖的人，说话很直，不会拐弯抹角，但是精明而又幽默，这对玛丽娅来说就足够了。是她亲手